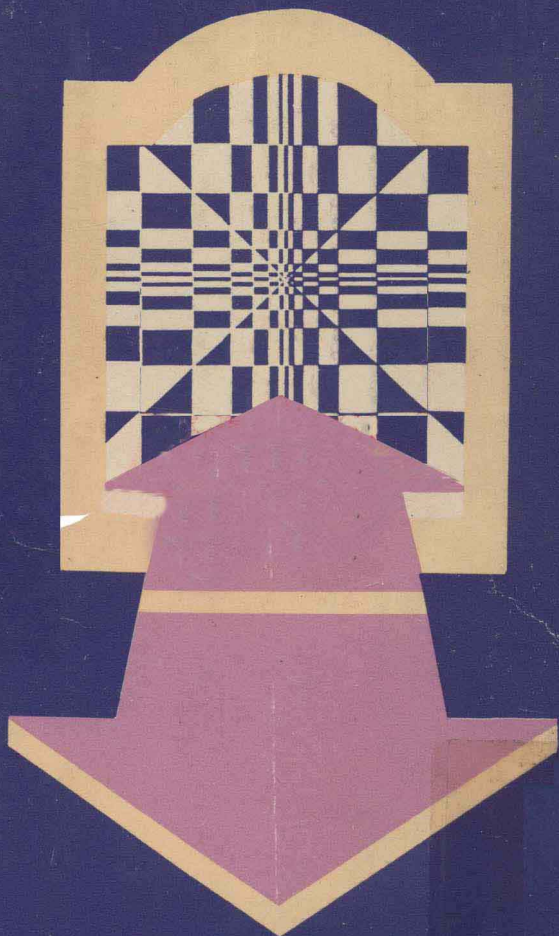


集沫濡

著 風長馬司



書叢學文欣華

濡沫集

司馬長風 著

華欣文學叢書之廿三

濡沫集

司馬長風 著

發行人 韋德懋

出版者 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臺北市仁愛路二段九五之一號

電話：三九一二〇九五・三四一一三一〇

郵撥儲金賬號一八二一五號

發行所：台北市仁愛路二段九十五號之一

電話：三四一七三一五

門市部：華欣書局

臺北市南陽街廿一號之一

電話：三六一六〇九六

印刷者：榮民印刷廠

電話：三一六四三三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出版

定價：新臺幣五元
美金一元六角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一八九二號

現代人的病痛（代序）

在「唯情論者的獨語」那本小書裏，收錄的一篇散文「聊天的藝術及其沒落」，頗能表達我對現代人和現代文明的感慨。

聊天是中國人傳統的生活藝術，這種藝術不但是一種美而且是一種樂；對人生又大有益處。她使人敞開心靈、互相傾吐，相忘於一個共同的世界。可悲的是這種藝術已日趨沒落！

表面看起來，現代人的生活甚是合理、健康。它完全符合三三制的理想——即八小時睡眠、八小時工作、八小時閒暇和娛樂。不過，實際上絕沒有這麼愜意，而是被一種身不由己的緊張和單調所圍繞、所催迫，弄得疲憊不堪。

天旋地轉身不由己

要究明問題的根由，可以這麼武斷的說，人發明了科學，結果受制於科學。這當然太籠統了。換個說法來說，科學是了解、控制物質的知識，由於生產科學化——所謂工業化，人的勞作是生產的要素之一，人的活動（包括工作和生活）也必須科學化；其結果是必須以管理物質的方法

來管理自己。在時間上，你必須在一定的時間裏，做一定的活動；在空間上，你必須在一定的位置上做一定的活動。無論是在政府機關服務還是在私人行業工作都必須這麼做，否則就沒有效率，趕不上時代。有人會說：

「可是，八小時工作之後，還有十六小時，可完全是自己的時間呀？」

真的是屬於自己的時間嗎？

九點鐘開始辦公。最遲在八點鐘，你就已經進入身不由己的時間表了。你必須風馳電掣一般起床、梳洗、吃早點、穿衣服、搶車、趕路。傍晚放工之後，照樣要來一通趕和搶。五點鐘放工，回到家，洗了澡、換上睡衣，吁一口長氣時，起碼要到七點鐘，已經是晚飯的時間了。吃飯後，你無論如何要有個自己了，可是電視臺已為你安排好了節目。只要把電扭一開，七情六慾的大河便將你吞沒。這種半由己半由人的娛樂，你也只能享受兩小時，一過了九點半鐘，你就不是你自己了，你的眼皮發重，大眼發黑，你必須上床去為明天養精蓄銳了。有些倔強的人，不服從這一安排，他去參加舞會，去看夜場電影，去打麻雀……過了十二點才能睡覺，第二天你就必須準備頭痛丸、消化片來應付睡眠不足的後果。

但是，有許多自由職業人士呀！

自由職業人士也不能違反科學，做律師、做醫生同樣也得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位置，一定的關係之下從事一定的活動。他們不過是一部獨立的小機器，但是也要隨着社會的大機器轉動。雖然好過螺絲釘，但同樣是身不由己。

古人曾歎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可是天地該多麼廣闊！現代的人則無所逃於自己建立的網

羅。

芸芸衆生夢與覺

「天若不生人，萬古常如夜」！

不識不知，隨着網羅的運轉，上演生、老、病、死的程序，古人叫做夢。跳開網羅，站在智慧之峯，回頭來看芸芸衆生，古人叫做覺。

現代文明的根源是西方文明，現代文明的病徵，自然西方最深重；因此，覺悟的聲音，也先來自西方。

當衆生酣睡，萬籟俱寂的深夜，有些不識相的人，滿面鬚髮，帶着大蔬菜的醉醺，掙着命，發出淒厲的嘶叫！但，那只是發狂呼痛的聲音，不是清醒有自信的聲音！他們僅察覺了文明的病痛，可是他們眼裏沒有希望，心裏沒有明天，沒有新的文明！因此只能在毒與性的洞窟裏呼叫和呻吟……。

在「現代」的大氣流裏，我們常聽到兩個新名詞，一是「代溝」，二是「疏離感」。前者表示親子之間心靈不相通了，出現了不可跳逾的鴻溝；後者表示個人不被他人了解，不受社會所關切了。總括起來說，人與人失去了解和關切，各自封閉，互相隔絕。

實際上並沒「溝」，也沒有「離」。人和人擠得很密，甚至呼吸唯艱；可是內心的寂寞卻如在孤島，淒涼如秋風裏的落葉，危懼如斷了線的風箏。

病源是人與人之間斷絕了或阻塞了心靈的交通。因爲每個人都身不由己的隨着大機器轉動，

太單調，太緊張、太疲憊，每人都想喊「停」，可是身不由己，停不下來！換言之，每個人都自顧不暇，對所關切的人，也只伸長脖子哀哀的多看幾眼，無力發出聲音！

相濡一點真和美

對這樣的生活，從運動的頻率來形容是緊張；從生理的感覺來形容是乾涸。恰像烈日火傘下在沙漠上奔命！不由得想起莊子在大宗師篇裏所描寫的一個場景：泉水乾涸了，魚們聚在陸上，「相呴以濕，相濡以沫」！

這裏我引用莊子這兩句話，既無意為現代的文明病開藥方，也無意肯定絕望的命運；只想表示，人在困厄時，相濡相救的一點真情和美意。

我不過是一條「涸轍之魚」，你和他也是。散文是我的「濕」和「沫」。我們都需要這「濕」和「沫」。因為她是心靈交通的一條甬道。在人們不能從容、舒展的互相吐露，互相傾聽的年月，可以藉這條甬道互相交通、汲取慰藉。

雖然我的夢想仍如莊子所教誨的「不如相忘於江湖」，不過那是夢，是希望，也是等待。在當前，我們還需要這「濕」與「沫」。這也是我寫散文的意趣迄未衰退的原因。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於香港北角「詩千首」山旁

原載幼獅文藝

目錄

第一輯

酒與人生·····	一
漫天風雨待兒歸·····	七
病夫與落難狗·····	一一
陌生人看吉隆坡·····	一七
鰥與寡·····	二二
悼柳內滋兄·····	二七
繼園的哀愁·····	三四
週期性的煩惱·····	四〇
察山色驗春光·····	四五
尋夢記·····	五〇
一日生活的自剖·····	五三
日本與日本人·····	五八

北極巨星索忍尼辛·····	七〇
「詩千首」的夢與刼·····	七五

第二輯

今日的美人魚故鄉·····	七九
「寂寞的美國人」·····	八三
評「寂寞的美國人」·····	八五
讀「推銷員之死」·····	九四
史坦培克的「越南書簡」·····	九八
中國文壇的一大收穫·····	一〇〇
「達摩像」與「睡僧圖」·····	一〇六
「白毛女」與「紅色娘子軍」·····	一〇八
川端康成的妖氣·····	一一〇
突出自我的衝動·····	一二二
戀愛喪失的時代·····	一二四
愛之無常·····	一六

歐洲人與禪·····	一二九
冬夜讀書·····	一三三

第三輯

秋天裏的春天·····	一三五
愛情坎坷青春如夢·····	一三七
南國之秋嫋嫋來遲·····	一三九
寒流自北國來·····	一四一
櫻花樹下「花見酒」·····	一四三
接受純潔的祝福·····	一四五
清風明月入窗來·····	一四七
鯉魚門的風光·····	一四九
愛、酒、花、夢、愁·····	一五一
陰濕天氣何時了?!·····	一五三
「人生短暫而多苦！」·····	一五五
靜靜的喝杯咖啡·····	一五七

教書的苦與樂	一五九
時間的飢餓者	一六一
自然是人類之母	一六三
街邊駝背的老婦	一六五
新居	一六七
狗在香港	一七〇

第四輯

外祖父	一七三
憶亡妹	一八一
遊瑞龍山雜記	一九〇
輕井澤的秋色	一九六
踏雪遊日光	二〇二
高山上的平原	二〇九
籠中鳥	二二三
海有凍死骨	二一九

酒與人生

人是不可思議的動物。因為他有很多不可思議的舉動。飲酒就是一個例子。凡酒都辛辣，啤酒則苦澀，可是多數人偏愛飲酒。可知酒必有一種非凡的魔力，值得爲她忍辣茹苦。請問她的魔力是什麼呢？依照我的體會，她可使人掙脫日常生活的困憊，獲得暫時的解脫。

自我喪失的困惱

自從人必須在社會裏生活，他就不得不營營苟苟。每天要做種種的精打細算，要算計金錢、計較聲名，營求權力或謀取地位。這些營求使他疲勞，有時也感到厭倦；但是擺脫不了。因爲他必須過社會生活，而社會原是一錯綜複雜、競爭名利的羅網！

說不能擺脫，是就凡夫俗子而說。清心寡慾的高人、真人，自然不在此限。不過這樣的真人，只從老子的道德經裏聽到過，可從來沒有見過。即使儒家所說的聖賢，也不是完全沒有計較和營求，也只能做到不以私害公，不見利忘義，而做到這一步要「克己復禮」，要用力、要下功夫，可不是隨隨便便可以辦得到。

社會生活除了迫人緊張的營求名利之外，它還有很多東西在禁錮和束縛人的身心。諸如凡俗、儀式、禮節、規矩、紀律等等。每天一起床自己就不屬於自己了。因為你必須梳洗打扮穿戴整齊，準備到人羣裏去亮相了。吃完早點走出家門之後，自己作主的事就越來越少，一言一動都得循規蹈矩；過馬路要等紅綠燈，走斑馬線，搭電車要排隊，見了熟人要打招呼；等到一進入寫字樓，規制就越來越嚴，必須見什麼人說什麼話，辦什麼事說什麼話，必須照人家的要求小心翼翼的寫呀、算呀、說呀……

在一部大機器裏面的小螺絲釘，沒有獨立的地位。有人說，工廠的員工對機器懷有「疏離感」，社會各種機構裏的工作人員，對那組織，那制度也都有「疏離感」。因為那些規條和工作，冰冷死硬和機器一樣。

原來的人類，大概和山野裏的鳥獸非常近似。活潑潑的、蹦蹦跳跳，要怎樣便怎樣；經過億萬年的進化逐漸脫除了蠻性和野性，積累了文明。男女之事，由赤裸裸的性，昇華為情和愛，並且建立了婚姻和家庭制度；這以外舉凡飲食、起居、工作，也都進入文明的條理。文明的進步絕非錯誤，值得每個心智正常的人來維護和促進；但是那個野性和蠻性的自我，在生命裏仍留有根鬚，仍時時在文明的甲殼裏蠢蠢而動。對於他說，社會的文明像監牢，個人智力像獄卒，那是漫長、無始無終的一場囚禁與被囚禁的抗爭。聰明的人，透解無法把那蠻性的自我斬草除根，因此採取寬容和友善的態度，不時的把他放出來，讓他舒展舒展。例如回到大自然裏去與草木鳥獸為伍，就是一個聰明的辦法。不過那要化費太多的金錢和時間，非人人隨時所能辦到。因此最便捷的辦法，莫如一啣杯中物了。

解脫之道飲酒最便捷

要想掙脫上述人生的煩擾，有很多方法。諸如欣賞文學藝術、觀賞球類比賽、體育競技、養魚、種花、彈琴、下棋等等；這些活動都引人入勝，可以轉換心境。不過，這些玩意兒都不如飲酒那麼俐落舒暢。

欣賞藝術需相當的知識涵養，欣賞時還得先淨心潔慮，聚精會神，換言之要用力氣；否則欣賞音樂，會聽而不聞，欣賞名畫，會視而不見，那就太糟糕了，觀賞球賽，雖然不需費精神，一入其中即可煥發心神，但是也難免若干計較，例如你偏愛某一球隊，某一球星，自然盼該球隊獲勝，該球星表演出色，若是實際結果相反，你勢必敗興喪氣，身置球場如受煎熬。種花和彈琴等的困難，與欣賞藝術大同小異；而下棋的憂惱更甚於看球賽。因為你是勝負的主體，免不了計較勝負，患得患失。至於賭博就更慘了，一坐下來就處心積慮，想把別人荷包裏的錢，弄到自己荷包裏來，從計較利害來看，沒有比這個更刺激的了（因此也才吸引人）。照我個人的推察，賭錢輸了固然煩惱，贏了也沒有什麼快樂，把別人的錢揣進自己的荷包裏，該多尷尬呀！

飲酒則完全沒有上述的缺點，而且可以完全解脫現實。而且非常簡便，酒下肚，立刻內熱上騰，瞬息之間即解除大腦的武裝，整個人便興至神來，飄飄然、悠悠乎，人間恍如天上。

素常被紀律、規矩等那些玩意，把人拘束得有如木偶，現在一旦解除了束縛，禁不住縱聲高歌、迎風長嘯，或手舞足蹈，或議論滔滔。我深愛李白那兩句詩：

醉後臥空山

天地卽衾枕

把酒後解脫之樂，不羈之心寫到了極致。

其實每個人關起門來，原都可以恣情肆意，放浪形骸，不過很可憐，受拘束成了習慣，早已泯失了天真，必須喝杯酒才能鼓起興致。

嚮往「大碗盛酒」之風

喝酒有兩種風格。一是靜靜的淺斟細酌，一邊品嚐酒的滋味，一邊咀嚼如夢的人生；靈感來時可以生產詩文。二是豪飲、痛飲、擊掌歡談，仰天大笑，以至狂歌亂舞。不管是那一種風格，都可給人以解脫的鬆快。

我對於酒的興趣，是從水滸傳得來的。被那種「大碗盛酒，大塊切肉」的豪氣所動，機會來時，自己也就試驗一番。

大概是十二、三歲的時候，一天晚上家中請客，等大人隨同客人一齊走了，我就扮演起魯智深來，用裝飯的碗，斟滿了一碗酒，左手拿碗，右手捧碗底，一仰脖子咕嚕咕嚕就灌了下去。幸虧是葡萄酒，沒有出大亂子，但是也弄得渾身火燒，發了一頓酒瘋，裝妖扮鬼，把兩個妹妹和鄰居的小朋友嚇得魂飛魄散；最後撲通一聲倒在床上，爛睡如泥，第二天頭痛了一整天。

儘管第一次飲酒的經驗這樣狼狽，但是每一回味那迷離恍惚的境界，便沾沾自喜、躍躍欲試。

我真正開始喝酒是戰時在後方讀書的時候。

淪陷區與後方，從多方面看都是截然兩個世界。隔着一條黃河，北岸的人吃紅薯粥，南岸的人吃白麵饅頭；淪陷區的大都市呈現着淤血似的繁華，後方則是與近代工業絕緣的中古社會。一邊是暴虐與無恥的喧囂，一邊則是堅苦的掙扎與奮鬥。

奔向抗戰後方的旅途，是今生最大的艱苦，也是最大的歡樂。多少山河、多少城鎮、多少樸實勤良的面孔……。

酒癮大酒量小

依山臨水的小城，在青山和綠水之間一片灰色的潑墨。灰色的城牆、灰色的屋瓦、灰色的衣裳……。那灰色不是垂頭喪氣，而是靜謐和安祥，是含蓄和忍耐，是與時代隔絕的素樸和誠實，是比酒還濃的古趣和詩情。

在那個小城裏，鼓樓旁邊的小樓上，平生第一次看見盛酒的碗，淡青的粗瓷，深藍色的花紋，每碗盛二兩白酒。

離鄉背井的窮大學生，坐在水滸傳的圖畫裏，演出的不是粉粧樓，也不是翠屏山，而是「漫捲詩書喜欲狂，青春結伴好還鄉」的夢境，而是「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惆悵；當然也有「中國不會亡」的悲歌，與收拾舊山河的壯志豪情……。

我的家鄉盛產高粱，後方則是大麵的世界。大麵沒有高粱那樣香和烈，但熱力充暢，一口下肚，便感到迴腸盪氣。

回想自己喝酒的歷史，倒非常有趣。除了童年第一次飲酒喝醉了，就再沒有喝醉過；我的酒

癮相當大，除了身無分文，或者醫生告誡禁酒之外，總要喝一杯；可是我的酒量相當小，喝白酒止於四兩，再多喝一口就感到是受罪不是享受了。由於酒量所限，所以能享受酒的好處和妙處，而不至於傷身敗品，暗合孔子所說：「惟酒無量，不及亂」的原則。這大概是我放膽愛酒的原因。